

■ '93 深圳作家叢書 ■

MING TIAN BING BU YAO YUAN

明天 并不遙遠

張子雷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I247.15/1589



主 編：劉學強

副主編：胡經之 林雨純 楊作魁
何雲華 李 青 宋 城

序

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

原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 杨水桐

我市公安系统业余青年作家子雷同志的中篇小说结集出版,大概是出于对长辈的尊重,他把作品送我一阅,要我说个长短。盛情难却,欣读之后,我这个门外汉也来凑凑热闹,就当是隔山放炮。

说来有缘,那是1988年的初春,我去市局六处检查工作,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溢散着浓郁的墨香,墙壁上挂着很醒目的中楷横幅,桌面上书柜里堆积着一些文艺书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寻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初次谋面,印象颇深,此后逐渐对他有所了解。

小伙子生在孔子的家乡——鲁西平原,他父亲是个善良忠厚、舞文弄墨的儒生,子雷自小耳濡目染,自然爱上了文学。月换星移,十年寒窗的苦读,他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学基础。1980年的严冬,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纯洁心灵,投笔从戎,开始了严格、紧张的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活。由于他平时勤奋好学,聪慧机敏,很快被选拔到团司令部机要室当译电员。他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海绵吸水般钻到书堆里,硬是啃,硬是写,强闻博记,这使他的文学素养得到了很大长进。1983年8月他转业到了南国边陲的城市——深圳,成了特区的人民警察。他在披星戴月艰辛繁

重的工作环境下，仍然见缝插针，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无论是在幽静的斗室，还是孤清的夤夜，时常是通宵达旦地伏案奋笔。这本小说集，正是他对文学艺术执著追求和锐意进取的结晶。

由于我与文墨有割不断的缘份，于是忙里偷闲，很快读完了他的作品。真难以想象，这位浓眉大眼、血气方刚的人民卫士，竟为我们的读者献出一篇篇含蓄洁丽、动人心弦的精彩华章。

《彩云》是他厚积薄发的成功之作。故事以鲁、川两地为背景，运用细腻的创作手法，朴实无华地描绘了乡村当代年轻人曲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美丽、纯洁、聪颖的彩云，机敏强干的玉龙，勤劳憨厚的长胜，质朴纯情的小霞等，从他们身上可感触到农村在改革大潮中人情世态和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爱情、友情、骨肉情纵横交错，跃然纸上。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结构巧妙。子雷深知巧思不是故弄玄虚、异想天开，它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在构思方面力图达致“无巧不成书”的精妙，于是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带着浓郁的乡土情调，走进读者的视角，震荡读者的心弦。《明天并不遥远》是一篇题材独特、深刻生动的作品。通过描写的某市公安局看守所教导员郑国辉与所长周绿，教育改造挽救犯人的一系列矛盾冲突，表现了新一代公安干警对违法犯罪的人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片拳拳之心。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热忱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深深地感化了嫌疑杀人犯“白龙”、“阿西”等一颗颗冷酷的心灵。在监狱举办的特殊生日晚会上，促使这几位经历坎坷的嫌疑犯，向公安干警吐露了隐衷，使真正的杀人犯被绳之以法。全篇读来饶有兴味，公安干警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令人难于忘却。《角落的世界》取材于人们生活的一个小舞台，以辛辣的笔法，剖析了特区青年人的爱情、婚姻、价值观、人生观的迥异与突变。对热血男儿的勤奋、挣扎，

对爱情的真诚热情，对世间的人情冷暖作了深刻的描绘，对在生活的万花筒中的人情的沉沦作了无情的鞭鞑。以王斌、姜桦、于寒等人物感情的纠葛，折射了现代青年在色彩斑斓的生活诱惑下的观念变化的矛盾，作品中婚姻悲剧演变的叙述刻画，令人久久不能平静。子雷的作品调子都是深沉的。他的作品行文淡然如水，感情却浓于血。表面上仅是清淡、朴实、流畅，实际上嚼之有味，甘醇芬芳。字里行间常有深沉的感情在流荡在暗涌。诚然，子雷的年龄和阅历尚还年轻，生活的思考，文学的功力尚嫌稚嫩。

九层之石起于垒土，万年老树始于萌芽。子雷悟性极好，未待扬鞭自奋蹄，他已迈出了可喜可贺的第一步。我相信一个作家成长的道路是漫长的。我同时深信张子雷以它的勤奋和才情，在文学道路上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杨水桐同志为本书作序后不久，深圳发生“8·5”大爆炸事件。身为市公安局副局长，他亲临第一线指挥，不幸以身殉职。本文曾以“未待扬鞭自奋蹄”公开发表，是烈士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

目 录

- 序 杨水桐
- 明天并不遥远 (1)
- 彩云 (40)
- 角落的世界 (140)

明天并不遥远

B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市区南郊，面向湛蓝的大海，依山傍水；茂密的绿林丛中矗立着灰色的楼房，挂着层层电网的高墙里是监仓区，布局得体，呈“王”字型结构，每一横划为一排仓，竖划是中间通道，每排约八至九间监仓，大仓可容纳二十个犯人，小仓也住上四、五个人，普通仓住十个犯人。

被关押在这里的案犯，多数是身怀绝技的“能人”：有利用电脑盗窃巨款的专家陆某，据说这种高明的作案手段，在全国独树一帜；有单独盗窃摩托车的空中燕，半年时间作案六十次，共偷窃四十七辆豪华型摩托车；还有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的风流间谍——石井惠子。

前不久，在广州火车站抓获的四个年轻的杀人嫌疑犯，就关押在这个地方。连日来，公安机关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式的审讯，但，没有取到证据。因此，华侨一家三口的死因不明，一时难以了结此案。

虽然，在人工河岸被四个年轻人割掉耳朵的丁辉，向公安人员提供了一些线索，证实了他们在作案的时候，身上有携带手枪的迹象，而且，又从被害人身上取出了四粒子弹，这子弹与他们自制的手枪子弹恰巧一样。由此可见，两宗案子有吻合之处，两起案件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分析给侦破小组带来了一线希望。

重大杀人嫌疑犯——白龙被关押在一〇一仓，金丝猴、黑仔和阿西，分别关押在一〇六、二〇二和二〇七号监仓。同案犯分开关押，自然是很有好处，使他们掌握不了案子的进展情况，杜绝了串供的可能性和产生对抗审讯的手段。

(一)

看守所会议室里，争吵声不绝于耳，浓浓的烟雾，渗透了起伏的氛围，刺耳的声音从蔚蓝色的窗帘细缝中涌出到窗外的世界。

郑国辉坐在藤条沙发里，用手扶了一下架在高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说道：“会议的内容，周绿所长已经向大家谈了，主要是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配合市局专案组人员，尽快地把这起恶性凶杀案件弄个水落石出，辑拿凶手，迅速破案；二是看守所的管理方法及规章制度方面，将试行改革，这项工作是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管仓干警，包在押人员不出现自杀和促使他们提高法制观念等。至于个别意见分歧，周所长和我各有观点，请到会的干警讨论。”说完，他打开了记录本，用眼睛正视了一遍到会的干警。

“我对郑教导员提出的改革试行方案，既想不通，也有顾虑。”周绿怏怏不悦地说道：“要知道这里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是制裁犯罪分子的，不是照料孩子的托儿所！包他们的思想变化及心理情绪动态……还包给罪犯洗裤头么？”

到会的干部被周绿的这番呛人的话给逗得捧腹大笑。

杨杰是站在周绿一边的，他见机擦鞋，莫明其妙地道：“我们是行使法律的机关，不是西北的黄土坡，承包个啥？”

旋即，有个女干部娇气地说：“大学生嘴里净出些洋玩意，这样上班挺好的么，想走就打擦边球，合我的胃口。”

杨杰见有人附和着他的观点，又吹上冷风了：“郑国辉同志的方案，依本人之浅见，是行不通的。”故意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不想包什么新鲜玩意，对于罪犯，唯一乐意包的就是他们在关押期间不出问题。”周绿固执地说。

“只要对社会有益，使监仓的改革工作顺利地开展下去，形

成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必须大刀阔斧的采取革故鼎新的路子。只有这样监仓的看守管教工作才有希望，才能跟得上改革开放步伐，才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郑国辉满怀信心地看着大家，说出了压抑已久的话。

会议室里一阵喧哗。有赞同郑国辉的方案的，也有为周绿鼓气的，最多的还是观战的，这是人的本性赋予人的机能。

“对于如何做好在押人员的思想教育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应该有所准备。……也许在多少年或者几个世纪后，监狱会变成一个新型而奇特的、甚至没有围墙电网的执行所。”郑国辉风趣地说：“到那个时候，负责警戒的武装警察，可能坐上比飞机还要先进的东西，去夏威夷海滩领略异国的风情了。那么，代替我们值班的，更有可能换成离休的佝偻的老伯或是阿婆了。”

一席话儿弄得杨杰也随着众人哄笑起来，只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周绿板着一副不可近身的面孔。

周绿双手捧着凸起的肚皮，郁郁不快地说道：“这没影的东西难道也是改革的内容吗？离题太远，……当心中了帝国主义的流毒。”他的确在入朝对美军作战时，表现的尤为出色。

“看得不远，岂不是变成老鼠眼了。”赵虎在设法子气他。

“混帐！你他妈才是老猫眼。”周绿孩子般地发怒道。

“妈的，你算什么狗官。”赵虎起身用手指着周绿。

“你这熊兵，也够刁的啦！”周绿见赵虎在人多的场合下，给了他一个烧鸡大窝脖，随手抄起了茶几上的烟灰缸，那架势真是砸人的。

“你们怎么搞的？火药味这么浓。还有一点公安干警的形象吗？”郑教导员带着批评的口气看着全体干警说：“虽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要知道社会要发展就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

“对于犯人，就应该严惩不贷，让他们在此好好地反省干过的缺德事，没有必要去温暖他们的‘狼心狗肺’。”周绿把气猛然转到了犯人问题上。

“我不这样看，人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在这种环境里，让犯人能够感到这里的一点温暖，那么这些微不足道的温暖就是我们的成绩。”郑国辉从兜里摸出了一支香烟点着了，凶猛地咕嘟了一阵儿，继续说道：“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迷迷糊糊的把失足人员说成是阶级敌人，究竟是失足还是敌人，两个概念对在座的个别人，还在混淆着。”

周绿毅然决然地说道：“话虽这么说，不着实际问题。昨天劳动仓的犯人，把杨杰打了两拳，踢了一脚；还有金丝猴、黑仔，因提审时被打，闹思想情绪，已经绝食三天，工作做不通，还改革个啥劲！不分主次，散篇有余，给敌人温暖，不是尿错壶了么？”

“他们之所以冲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犯人的心灵深处。”郑国辉不失斯文地说道。

“这伙土匪的灵魂是污秽的肮脏的，做通他们的工作？真是对驴说戏。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去舞厅泡妞哩！”杨杰理直气壮地争执道。

“只要肯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赵虎摆出一副躬逢其盛的样子，歪着脑袋藐视着杨杰。

“何种收获？讲！”杨杰存心想看赵虎的好戏。他心想：老子就想跟你这北方佬唱对台戏。

“那就是用纯朴的、出自肺腑的语言去把犯人的心灵照亮。”赵虎振振有词地说道。

会议室里响起了雨点般的掌声，人声鼎沸。郑国辉笑得很甜很平稳，那笑容充满了热望，流露出了对事业执着的追求。

周绿灰心丧气般地倒在沙发里，丢了新媳妇似的心急火燎。

女管教司徒翠艳和赵虎按照郑国辉的安排，分别找了阿西、金丝猴、黑仔谈了话。当阿西听到他俩被办案人员打了一顿，绝食四天的消息后，立时泣不成声了。当场“直挺”在教育室里，这给刚刚点燃起来的改革之火，无疑又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阻力。同时周绿听杨杰说，金丝猴的家里给他送来了《法律知识大全》和

小仲马的《茶花女》之类的书刊，说是让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充分地利用时间，读点文学名著学习一些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

按照规定，送书是不允许的，可赵虎偏偏不听，说什么“郑国辉同意的”。杨杰心想：你赵虎纵有天大的能耐，也得听我的。杨杰是管教组长，他提醒赵虎“不要违反制度”，可赵虎硬是不管横竖。

眼前的光景，使周绿感到透不出气来了。仓里的工作出现了以往平静时所没有过的剧烈而棘手的变化：犯人绝食、打架的、闹病拍窗打门的，加上躺在地上的金丝猴。这一切，这一环环紧凑的节拍，在感应着思潮起伏的周绿，他不禁扪心自问，照这样下去，监仓的犯人，没准哪会儿象出山的土匪一样，冲到市区，砸、抢、喝、赌，搅得市区的居民不得安宁。如果是这样，国家损失，人民的安全，还有这头上的乌纱帽，还能戴得稳吗？周绿又往下想了，大檐帽下已经渗出了汗珠。突然，他被一块砖头砸了一下，险些摔倒，心中一火，一脚把砖头踢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周绿迈着沉甸甸的步子，两条略显细些的腿，支撑着肥大滚圆的肚子，显得每往前走一步都很吃力。他走进了郑国辉的办公室，靠到办公桌前，心头的火焰又升了起来。

“老周，坐吧！”郑国辉边说边把手中的红蓝铅笔放到桌上，笑呵呵地说：“和你走在一起，总是有种轻松不起来的感觉，你可别介意，将来我担心……”

“担心什么？”周绿冷冷地追问着。

“变成你这种样子。”

“人人讨厌，是吗？”

“相反，有些时候我很欣赏你的气质。”

“既然如此，我俩为何总是各穿各的鞋呢？”周绿坐到沙发里，用手捏了捏脑门，以保持纷乱中的清醒，又好整以暇地说道：“仓里象开了热锅，你不要那么省心，出了事情谁都承担不起责

任呀!”

“着急有啥用?祸兮福所倚。”郑国辉给周绿倒了一杯碧绿的茶,看着他和颜悦色地应道。

“不管怎样,亲属不能给在押人员送书及食品来的,万一里面藏着刀片、信件和毒品,弄出乱子来,你来收场么?”周绿动起了肝火,非得把它泄个干干净净,不然憋屈死了。接着又道:“……这里不是医院、图书馆,如果让看书的话,会影响在押人犯反省思想问题。”

郑国辉望着眼前这位不开窍的“老转”,幽默地说:“你以为为犯人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会想到交待问题吗?”

“博士——我是个大老粗,当兵时才懂得了墨水的颜色,没有学过陈词骚理论,你是知道的,——算我输了。”周绿用力把手中的茶杯撂在茶几上,水花溅了他半身。

“老周,请你彻底平静下来,对于改革的具体问题,我们都不耍刚愎自用。”想干点事真艰难,郑国辉显得很无奈。

“什么话?你他妈的——穿过几条绿裤衩子!老子扛枪的那会儿,你在什么地方玩尿泥巴,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哼!想在我面前卖关子——没门儿!当初,那美国佬看到我的枪头都浑身发抖。”周绿已经失控了,无法把握他的理智。他把郑国辉当成眼中钉或肉中刺了。

“老周,请……这样不妥!”郑国辉的脸色变的铁青,哭笑不得地说道:“我……无法接受你这种粗言秽语的方式。”

“什么这样那样的?老子不干了,这个烂摊子,你收拾吧!”他越想越生气,自己是一所之长,放屁没音,既然你眼里没我,给你点压力,看你怎样改革。说完,起身拂袖而去。

郑国辉望着周绿的背影,一阵茫然。他在这种碰撞的气氛里,站了很久,寻思着明天,寻思着即将到来的黎明。

(二)

周绿同郑国辉闹翻之后，一赌气向处里领导打了份报告，要求休二十天的工龄假。处里领导知道他在闹思想情绪，不让他休反而是火上浇油，干脆满足了他的要求，也好让他呆在家里清理一下纷乱又陈旧的思绪。

周绿来特区七、八年了，还适应不了灯红酒绿的“气候”。平时，爱人到商场买来的裙子不让穿着上街，爱人气得管他叫“老闷桶”，他反而说老婆“洋味过浓”。休假期间，爱人何子枝想尽了法子：不让他上床睡觉，不给他洗衣做饭。周绿却鬼得很，不让上床就以沙发做铺，不让吃饭就跑到楼下小店里买上两个干面包，用浓茶一冲——饱了。他认为这样既省了钱，又不用费工夫。爱人拿他真是无可奈何，变得少言寡语，日益清瘦。

周绿见气氛缓过来了，高兴地说：“我在家休假，就是来监督你的。”

“鬼才听你的。”何子枝不服气地应道。

“本来嘛，女人就应该检点一些，这样不失女性的文静和典雅，你说，穿着那‘超短’袒露着粉嫩的白腿，大街上一扭，象个啥？”

“照你说法，人家的工厂不倒闭了吗？”

“我不相信，就少一个穿裙子的，人家工厂里就发不出工资。”

“你也太自私了。”何子枝把身子转向了一边，说道：“顽固得象茅坑里的石头。我真后悔当初上了你的贼船，乃至于现在我都无法面对自己。”

“还是为你嘛！”

“屁话。”

俩人憋不住了，对视着“嘿嘿”一笑，相拥而抱，才算了结了一场舌战。

周绿休假，无疑给郑国辉增加了沉重的工作负荷。

正当郑国辉感到为难，跳不出困境的圈子时，这天下午，他接到了老同学、刑侦处副处长朱丽珊给他打来的电话……

“哪里？……”郑国辉拿起话筒问道。

“是国辉吗？”女声柔和动听。

“正是。请问……你……”郑国辉疑惑地猜着对方是谁。郑国辉几乎没有女朋友和他联系，这些，朱丽珊是清楚的。

“听不出么？我……是丽珊。”

“噢，是老同学，有何指示？”郑国辉半开玩笑地说。

“看你——一直通通的，没一点大人样儿。”

“怪呀！今天是个大晴天。”

“我有急事告诉你，不要乱弹琴。”

“吃喜糖，还是让我喝醋去？”

“梦——做到新西兰去了，没钱给你买机票回来。”

“啥急事？”郑国辉不紧不慢地问道。

“就是华侨一家被害一案……”

“说真的，我恐怕不行……到时候出丑。”

“要有信心，张副局长对你印象蛮好的。”

“图报酬，我的确不情愿。”

“如今有能力，就得称其职，伸出双手大干一场。”

“我没有因此而头痛。”

“让你头痛的是运气不佳，愿这次美差给你以转机。”

星光闪烁在明澈的天空上，月夜艳丽无比。

看守所办公楼四周，一片沉寂，就连刑侦处警犬队的“黑虎”也不喊叫了，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海浪拍岸的涛声。

三楼有个窗口里散发出一片杏黄色的灯光，光圈中摇晃着一个黑影，时而，那黑影又被点亮的灯火勾划出清晰的轮

廓，——郑国辉穿着一套睡衣，吸着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紧锁着眉头，好一阵子琢磨，把两宗案子的前因后果理出一个大概。又倒过头去分析白龙等四人在人工河作案时的心态，这宗案子虽然距华侨一家被害一案时间相距很近，但是，他认为两案从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种种猜测是不能作为证据的。郑国辉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推理中游弋……。人工河案似乎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预谋的，犯罪分子的目的仅仅是报复一下而已，杀杀那些以权谋利，上欺下骗，坑国害民的人的气焰，主观意识不想犯罪；后者则是图财而产生的结果。他们劫财不成，顿起杀人灭口之念，尽管从白龙那里……尤其是从被害者身上取出几粒与白龙使用的手枪子弹有相吻合之处，两案中的线索虽然能够联系起来，但是，是否存在某种细节上的吻合呢？

放在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小山似的，夹在他指缝里的烟已燃到了尽头，烤得他直抖手掌。他抬起手来，眼睛猛然一亮，随后，便感轻松的钻进了蚊帐，睡了。

以往的惯例，被监管起来的同案犯，在没有接到判决书之前，是不准见面的，这个问题对全国各地的公安人员来说，都是小媳妇中怀——心里明白。

这天上午，郑国辉让赵虎等几个管教干部把白龙、黑仔、金丝猴和阿西全部从仓里带了出来，坐在一个管教室里。胆子小的管教疑惑不解，心里为他提心吊胆。这种做法在看守所里是破天荒第一次，一旦出了差错，没准要坐牢的。

站在管教室门口的赵虎，发现杨杰鬼鬼祟祟地溜到值班台的电话机旁边，蹑手蹑脚地拿起了电话。“王八操的，又想卖情报！”赵虎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便转身进了管教室，急切地告诉了郑国辉。

郑国辉听了，先是一怔，继而吩咐赵虎：“告诉杨杰——我找他。”他心里一阵不悦。

赵虎会意地走到门外，对着杨杰大声地喊道：“杨杰，郑教导

员找你。”尔后，又自言自语道：“这里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找我……什么事？”杨杰有些胆怯。

“谁让你破裤子先伸腿了？”

“过来，过来，你俩都过来听听。”郑国辉走到门口招呼道。

管教室里，四个年轻的案犯，在郑国辉等人的安排下，深感意外地得到了见面。四对灰冷的目光，很快绘成了一条线，都是一样激动和惊愕，僵硬的身子站立得板板正正。这种含有压抑气氛的场合，能说些什么呢？即使有千言万语，也被痛切的心绪给阻隔了。

“你们随便坐吧！老站着干什么？”赵虎冲着他们说。

阿西、白龙……都把目光移到了赵虎的身上，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谢谢——管教。”话中带有明显的戒备，这也许是两个“世界”人的心态区别吧！

“桌上有泡好的茶，不用客气，喝吧！”郑国辉随和地劝道。

白龙、黑仔、阿西和金丝猴伸出颤抖的双手，生硬地接过来郑国辉和赵虎递给他们的水杯，透过杯中腾起的蒸气，他们互相用异样的眼色对望了一下。

郑国辉从口袋里掏出“555”牌香烟，递给每人一支，然后，平淡而温和地说：“今天把你们放出见面，没有别的意图，——关于案情，我的看法，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应该敢作敢为；错误往往会株连一些无辜的人，无须让一个无辜者来承担与他本无关连的责任。”

郑国辉的一席话，使他们已经绷紧的肌肉松弛了许多，消除了一些多余的疑虑，表情也自然流放了。

“我们随便聊聊好吗？”郑国辉扶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

“这有啥难的！”阿西流露出天真的纯情。

“那么，你们四人是怎样同舟共济的呢？”郑国辉问。

“社会、环境，逼得我们走到了一起。”金丝猴捻着手指，愤然地说。

郑国辉微微一笑道：“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们至今还没有觉醒。”

“觉醒——一追忆起流逝的岁月，留下的只是永恒的推测和失望。”黑仔摇晃着脑袋轻声地说道：

“你们谈谈各自的家庭情况如何？”郑国辉眼光是信赖而认真的。

白龙环视了一下阿西、金丝猴和黑仔，试探地说：“你们先给郑教导员畅所欲言的谈谈吧！”

“还是你先说的好！”金丝猴推让着。

阿西和黑仔异口同声地说：“白龙——你就先说吧！因为你的生活经历比我们复杂！让教导员听听你的酸甜苦辣，也许他能够理解我们。”

白龙谦和地说：“请教导员不要取笑，因为生活的原形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在童年里已历经苦难，坎坷之极。今天我唯一的要求是请社会上的年轻人注意，不要象我这样粗针大麻线地对待自己灿烂的人生。”

……孩提时，白龙生长在一个美好温馨的小家庭里，妈妈很贤惠，大眼睛，圆圆的脸，生得白净标致，她常常亲儿子的脑门儿。当民警的爸爸对他也是百依百顺，爸爸常常让他骑在脖子上，串街走巷，毫不介意，脸上还充满光鲜和自豪——白龙是一个受他们宠爱的儿子。童年的梦总是短暂的，虽然那美好的记忆已经离他远去，但他还是不时地追溯起他们的影子。

白龙爸爸的职业，使她妈既担忧又尊重，他是一位称职的公安战士。记得，那年秋天，他刚满六岁，已经懂不少事了，爸爸的工作好象特别忙，早出晚归，再也没有工夫和他亲昵了。妈妈老是埋怨爸爸不顾家，但是他知道妈妈很能理解爸爸。他妈妈是一位出色的中学语文教师，工作很辛劳，学生上晚自习课，她得去